



菰中隨筆

華亭張國華書

光緒乙酉年夏月吳縣  
孫穀槐盧家塾校刻於  
上海埭葉山房書坊

重刻菰中隨筆序

刻亭林先生日知錄成益以餘

錄四卷尹竹農方伯復出菰中

隨筆一冊見示謹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存目載此

書凡三卷今本為闕里孔氏玉

虹樓所刊不分卷數又提要稱

其旁及常言俗諺及生平問答  
之語而此則詞皆雅馴亦無答  
問語豈有所別擇芟削歟是書  
為先生隨手劄記前半冊論官  
人選士之法後半冊雜記古今  
事蹟援据考辨足補日知錄所  
未備雖編帙無多而碎金片羽

彌可寶貴前有義門序謂得之  
友人案間者未知乾隆中兩淮  
採進本或鈔或刻多寡醇駁視  
此為奚若大抵先生著作其散  
藏人間者諒復不少他日儻更  
有所得當續取而刊之  
道光壬辰季夏長白鄂山謹序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  
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勦勝于不說學者  
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  
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  
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  
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  
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  
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  
之月後學何焯識

菰中隨筆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長白鄂山潤泉梓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  
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  
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  
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尙  
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  
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  
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  
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

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况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麻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

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

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  
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  
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  
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  
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  
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  
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  
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  
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墻場無侵削  
之虞而怨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  
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  
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  
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  
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  
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  
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  
州縣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  
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  
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  
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  
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



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遠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慎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麻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頽頽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郡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真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三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况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麻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

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倣職此之

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

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選州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麻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

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旣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悁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

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麻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跣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馽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廕而出身者多故

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寢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

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  
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  
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尙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  
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  
皆在書判薄麻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  
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  
盡矣

郡吏當用土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  
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  
知閭里之奸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  
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  
三五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  
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  
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爲  
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



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爲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爲茂陵令者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 孝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爲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爲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卽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 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爲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 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

策者百餘人惟不在高第除爲郎。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有孝廉。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中。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問吏民。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一人者罪。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元朔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种暘傳田歆爲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舉暘。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才。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卽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

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  
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  
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  
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彰顯有  
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  
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  
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  
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  
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

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  
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爲吏者亦  
試經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  
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  
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爲郎  
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  
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  
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飭爲諫大夫是漢法  
旣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  
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

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 後漢黃

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卽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聞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郎中

有童子 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時左雄爲尙書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 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  
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補試 後漢順帝陽嘉元  
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有明  
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  
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  
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有明  
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  
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  
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  
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  
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  
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  
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垕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  
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  
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七  
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  
牛僧孺皇甫鏞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  
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  
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  
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  
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

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  
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  
廉衰矣 寶應中楊綰上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  
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  
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

重而明經稍衰滅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  
宗不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  
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  
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  
不行 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  
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  
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麻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屬

正

周制百里爲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古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秦

令

丞

尉

長

令

丞

尉

長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嗇夫

游徼

經師

萬戶為令減萬戶為長 百石以下有斗食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

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道邑侯國日校置經師一人鄉日庠聚日序

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宋 萬戶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掌治民顯善勸義

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

郡國 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

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魏同

晉

合尉

宋

令丞尉

長

齊梁陳魏北齊後周並同

隋令丞正

尉

改尉為正後置尉又封為戶曹法曹

唐

令丞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寃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

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

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焉丞為之

貳尉分判眾曹收率課武德初改佐曰尉

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知縣

監官

砦官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唐之舊 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於境 崇寧初置丞一員初惟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 開寶二年詔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

令尉 簿掌出納官物銷註簿書

元 達魯花赤

縣令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判官 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不與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 各一員

推官 二員

經麻知事照磨兼架閣 各一員

司獄 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 各一員

鎮撫經麻知事照磨 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 三員

百戶 三十員 彈壓 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 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 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 添差不與 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 各一員 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 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 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 各一員

六齋訓導 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 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 一員 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主簿縣尉 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 各一員 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 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 各一員

教諭 一員  
訓導 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 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 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 一員

陰陽學教授 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二員

驛提領 一員  
鎮市巡檢 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

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雜篇曰千里

百縣縣有四郡 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之

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 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

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

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

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滅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

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秦制萬戶以上為令滅是為

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為令四五萬戶

為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長東漢以

來稱令 按陳寔為太邱長 唐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

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 山谷險阻地遠人

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

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

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

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

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

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  
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  
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唐  
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  
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  
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  
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  
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襍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  
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  
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日粟二日稻三日麥四日黍

五日稌六日菽七日禱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日  
絹四曰紗五日緇六曰紬七日襍折八曰絲棉九曰絲十  
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日金二日銀三日鐵四日銅鐵  
錢物產之品六一日六畜二日齒革翎毛三日茶鹽四日  
竹木麻草芻菜五日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日襍物其輸  
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  
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單同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  
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  
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

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  
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  
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  
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  
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  
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  
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  
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  
趣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  
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格式  
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遵守章程  
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  
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  
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  
窻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展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  
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  
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  
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且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

箕子為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為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為太保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為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

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為相國晉惠帝時趙王

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

道成並為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丞相殷

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

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為丞相後

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

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

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

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為

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為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

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三年以保為相國



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諡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司徒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

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

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 持節都督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

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牧秦曰監察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尙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以眾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諂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條

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棗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

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

拘戶口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

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惲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

姓稱焉 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 官人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敷同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

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

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略令盡力者有所勸下益神類吏只對長之吏其其難也後漢順帝時尙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宣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風也下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不昌子盧植上八事六曰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三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以滿三歲對風四下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善其無幾乎宋以下之善也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有不  
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尋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

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

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

未 萬歲登封丙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曆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

巳 景隆丁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

改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丙

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宗廣德

癸卯 永泰乙巳 大曆丙午 德宗建中庚申 興

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酉 憲宗元和丙

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曆乙巳 文宗太和丁

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

辛丑 光啟乙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大

順庚戌 景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

酉 天祐甲子 乾祐乙未 顯宗天顯丙寅 應宗應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宗大

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真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辰

大中祥符

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戊寅

康定庚辰

慶曆

辛巳

皇祐己丑

至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

平甲辰

神宗熙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

寅

紹聖甲戌

元符戊寅

崇寧壬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

和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辛

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定戊子

端平甲

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乙丑

帝顯德祐乙亥

端

宗景炎丙子

帝昺祥興己卯

亡

丙子

天贊壬午

遼太祖丁卯即位稱元年神冊丙子 天贊壬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即位仍稱天顯二年會同戊

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即位改元天祿開穆宗應

祿辛亥十年為宋太祖之元景宗保寧己巳 乾亨己

卯 聖宗統和癸未開泰壬子太平辛酉 興宗

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寧乙未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

辛巳 天慶辛卯 保大辛丑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

宗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 皇統辛

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隆丙子 世宗

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衛紹王大安己巳 崇慶壬申 至寧癸酉 宣宗

癸酉即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

正大甲申 天興壬辰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太

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 戊申太

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大戊申 仁

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

泰定甲子 文宗天祿戊辰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

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二十七年即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荆卿生刳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軻劍術疎耳錯處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入創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神色必異荆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逢陽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中年之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伉爽高邁之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其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之上盟

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意必當時有爲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卽迎入西內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况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邁斯難資伴卜剋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而之死之論哉是又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

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實其事正與衛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竊意建文旣出亡四十載幸以勿恙亦可

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戀而出託宮西內長違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人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真偽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邪可疑者二載此四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晝昧莫究所終一

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內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幹難河卽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以後亦尙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旣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已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芻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

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任勞卽無事之時宜加愛惜况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子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麻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自裕疏首語流氛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可爲笑談亦恰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

爾用之表啟自萬麻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彌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看來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尙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邶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凶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卽必是麻凡言麻卽布耳杜詩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

警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



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  
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  
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涼張重華循州賊張  
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  
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濩僧梁永嘉王莊陳有諒崇禎字  
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嘉兆神宅崇禎  
昔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暹  
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  
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熹宗  
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以蔡卞爲  
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  
繫乎其人哉

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而在列女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  
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慎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  
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及漢兵將至荀晞表請遷都  
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  
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然則國

家危迫之時去邠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  
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  
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  
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兀术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官  
令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  
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  
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  
尙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

謝承書

楊愔記漫漢于障麴

北齊書

蔡邕書盡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袞呂元伯叩頭于王  
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于承基不忍于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  
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  
隗躡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  
已而不知催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

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真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旣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真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于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繇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閏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真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

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蕃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恚澆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錡屠門少之屬皆曰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以集眾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

崑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泐亭宛然一園林矣時先祖聞之曰昔彤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頃讀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厯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

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掣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膏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羣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菑上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吮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蒙耻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劫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覷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羗身至武庫

昂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

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  
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眾維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填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眾造浮山堰  
以塌淮水明年填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填星熒惑指鉤鈐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盡  
隳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  
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  
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  
也天根亢氏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氏也寒露後十  
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

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  
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  
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  
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  
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灑  
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  
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  
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

隨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

宛王賜歸光武封慎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

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  
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

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卽位之後封漣  
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  
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質  
直尙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  
唐之中書令宋之都點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日文帝己亥崩乙巳葬六  
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  
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誅中宗  
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至  
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  
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譏後萬  
麻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曰分宜徐  
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有二三人  
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  
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卽稱  
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城王浹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戒謁甘泉今歲笙簫祀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第詔曰今巡撫畱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乃一概曰氏



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通譜之事在古人卽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敘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譚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縈爲相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譚事相反而實

相類

元詩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子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制備矣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親

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諡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甲申死節一時賜諡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諡忠節事同姓同諡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芟藁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卽奏罷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荊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輪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

萬曆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辰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希鞫鞫踉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躡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旣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旣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  
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  
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  
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譁張恣睢而取  
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  
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種秫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  
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傲裘尙假于人  
牝馬亦非已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卑者積俸以取遷除巧者鬪捷以營津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  
官卽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  
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廕而至金吾黃  
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况鍾蔚能以  
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選學官  
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時進士多  
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洵麻廬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議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

賈爲本業穎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耻

弁髦不用于三加之後芻狗不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豕耳智伯園桃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虹干燕日電擊齊臺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

洞庭無三斑蛇虎雉也侯

景之亂始有蛇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簾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閭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樊宏

手疏韋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擊毬李存賢節度幽州先

資乃緣於手搏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旣良坤之潤絕出游江上又與坎之難期

韋蘇

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在良與坤人生所各務乖濶

略朝尊

派中隨筆

卷

外廷之吏謂楚鵲以爲鳥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好時

陸賈 尉佗傳 山東李白

疾孺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 宋祈編竹渡蟻 靈樞經

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

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追李

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天雨降 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怒

其不附已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爲之語

曰欲得米麥賤無過追李峴

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 五伯見後漢鄧彪傳

燈然輩卓之臍烏啄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驕之士

時口曷喪如水益深

粗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犧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鵲鷺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

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旅中隨筆

庚

解縉 吉水中書庶吉士戊辰 黃淮 永嘉中書丁丑 胡廣

吉水修撰庚辰 楊榮 建安編修庚辰 楊士奇 泰和吳府

審理由生員 金幼孜 新淦給事中庚辰 胡儼 南昌華亭

縣教諭鄉科丁卯

洪熙五人

黃淮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並見上 權謹 口口樂

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金幼孜 並見上 楊溥 石首編修庚辰 張瑛 邢臺

寧州訓導 陳山 沙縣奉化縣教諭鄉科口口

正統八人

楊榮 楊溥 並見上 陳循 泰和修撰乙未 曹鼎 寧晉修

撰癸丑 馬愉 臨朐修撰丁未 苗衷 定遠編修己丑 高穀

興化庶吉士乙未 張益 吳縣庶吉士乙未

景泰九人

陳循 高穀 並見上 彭時 安福修撰戊辰 商輅 淳安修

撰乙丑 俞綱 嘉興廊府審理山生員 江淵 江津編修庚

戌 王一寧 仙居吏部主事戊戌 蕭鎡 泰和編修丁未 王

文 東鹿御史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 見上 徐有貞 吳縣庶吉士癸丑 許彬 寧陽庶吉士

乙未 薛瑄 河津御史辛丑 李賢 鄧州吏部王事癸丑 呂

原 秀水編修壬戌 岳正 灤縣編修戊辰 陳文 廬陵編修  
丙辰

成化十人

彭時 商輅 李賢 陳文 並見上 萬安 眉州庶吉士

戊辰 劉定之 永新編修丙辰 劉珣 壽光庶吉士戊辰 劉

吉 博野庶吉士戊辰 彭華 安福庶吉士甲戌 尹直 泰和

庶吉士甲戌

宏治六人

劉吉 見上 徐溥 宜興編修甲戌 劉健 洛陽庶吉士庚辰

邱濬 瓊山庶吉士甲戌 李東陽 茶陵庶吉士甲申 謝遷

餘姚修撰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遷 並見上 焦芳 泌陽庶吉士癸未 王鏊 吳

縣編修乙未 楊廷和 新都庶吉士戊戌 劉宇 禹州上海

縣知縣壬辰 曹元 含山工部主事乙未 劉忠 陳畱庶吉

士戊戌 梁儲 順德庶吉士戊戌 費宏 鉛山修撰丁未 靳

貴 丹徒編修庚戌 楊一清 丹徒中書壬辰 蔣冕 全州庶

吉士丁未 毛紀 掖縣庶吉士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遷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蔣冕 毛紀 並見

上 袁宗臯 石首興府長史庚戌 石瑤 纂城庶吉士丁未

賈詠 臨潁庶吉士丙辰 翟鑿 諸城庶吉士乙丑 張孚敬

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 桂萼 安仁丹徒縣知縣辛未

方獻夫 南海庶吉士乙丑 李時 任邛庶吉士壬戌 夏言

貴溪行人辛巳 顧鼎臣 崑山修撰乙丑 嚴嵩 分宜庶吉

士乙丑 許讚 靈寶大名府推官丙辰 張璧 石首庶吉士

辛未 張治 茶陵庶吉士庚辰 李本 餘姚庶吉士壬辰 徐

階 華亭編修癸未 袁煒 慈谿編修戊戌 嚴訥 常熟庶吉

士辛丑 李春芳 興化修撰丁未 郭朴 安陽編修乙未 高

拱 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並見上 陳以勤 南充庶吉士辛

丑 張居正 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 內江庶吉士乙未

殷士儋 麻城庶吉士丁未 高儀 錢塘庶吉士辛丑

萬曆二十人

張居正 見上 呂調陽 臨桂編修庚戌 馬自強 同州庶吉

士癸丑 張四維 蒲州庶吉士癸丑 余有丁 鄞縣編修壬

戌 申時行 吳縣修撰壬戌 王錫爵 太倉編修壬戌 許國

歙縣庶吉士乙丑 王家屏 山陰庶吉士戊辰 陳于陞 南

充庶吉士戊辰 趙志臯 蘭谿編修戊辰 張位 新建庶吉

士戊辰 沈一貫 鄞縣庶吉士戊辰 朱賡 山陰庶吉士戊

辰 沈鯉 歸德庶吉士乙丑 于慎行 東阿庶吉士戊辰 李

廷機 晉江編修癸未 葉向高 福清庶吉士癸未 吳道南

崇仁編修己丑 方從哲 德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 見上 劉一燝 南昌庶吉士乙未 韓爌 蒲州庶吉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並見上 何宗彥 隨

州庶吉士乙未 孫承宗 高陽編修甲辰 沈淮 烏程庶吉士壬辰

孫如游 餘姚庶吉士乙未 史繼偕 口口庶吉士壬辰 周如磐 莆田庶吉士戊戌 丁紹軾 貴池庶吉士丁

未 朱國祚 秀水庶吉士癸未 朱國楨 烏程修撰己丑 朱

延禧 聊城庶吉士乙未 魏廣微 南樂庶吉士甲辰 馮銓

涿州庶吉士癸丑 顧秉謙 崑山庶吉士乙未 黃立極 元

城庶吉士甲辰 張瑞圖 晉江編修丁未 李國搢 高陽庶

吉士癸丑 施鳳來 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搢 施鳳

來 並見上 來宗道 蕭山庶吉士甲辰 楊景辰 晉江庶吉

士癸丑 李標 大名庶吉士丁未 劉鴻訓 長山庶吉士癸

丑 周道登 吳江庶吉士戊戌 錢龍錫 華亭庶吉士丁未

成基命 大名庶吉士丁未 周延儒 宜興修撰癸丑 何如

寵 桐城庶吉士乙未 錢象坤 會稽庶吉士辛丑 溫體仁

烏程庶吉士戊戌 吳宗達 武進編修甲辰 鄭以偉 上饒

庶吉士辛丑 徐光啟 上海庶吉士甲辰 錢士升 嘉善修

撰丙辰 王應熊 巴縣庶吉士癸丑 何吾騶 香山庶吉士

己未 文震孟 長洲修撰壬戌 張至發 淄川知縣辛丑 林

鈺 同安編修丙辰 孔貞運 句容編修己未 黃士俊 順德

修撰丁未 賀逢聖 江夏編修丙辰 傅冠 進賢編修壬戌

劉宗亮 綿竹庶吉士己未 薛國觀 韓城推官己未 楊嗣

昌 武陵教授庚戌 程國祥 歙縣知縣甲辰 方逢年 遂安

編修壬戌 蔡國用 金谿中書庚戌 范復粹 黃縣推官己

未 姚明恭 蘄水庶吉士己未 張四知 費縣庶吉士壬戌

魏炤乘 滑縣知縣丙辰 謝陞 德州知縣丁未 陳演 井研

庶吉士壬戌 蔣德璟 晉江庶吉士壬戌 黃景昉 晉江庶

吉士乙丑 吳姓 興化知縣癸丑 魏藻德 通州修撰庚辰

李建泰 曲沃庶吉士乙丑 方岳貢 麻城主事壬戌 范景

文 吳橋推官癸丑 邱瑜 宜城庶吉士乙丑

抄書八弊

書手麤率捲腦折角

墨汁蠅矢垢汗

眾手傳接揉熟紙本

開卷不收

分手抄謄折釘散亂

抄寫有誤恐被對出反將原稿塗改

欲記起止輒將原稿加圈加勾

粘補錯字扯用書角片紙

救文格論

華亭張國華書

光緒乙酉年夏月吳縣  
孫穀槐廬家塾校刻於  
上海埭葉山房書坊

救文格論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後學吳縣朱記榮校字  
論史家之誤

紀傳之繆後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罕矣故有千年  
而未正者漢書王子侯表中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  
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然則王子中多  
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  
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  
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夫以二劉之精  
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又何

與是雖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  
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  
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  
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  
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  
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  
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  
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  
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

趙堦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  
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明太祖嘗命  
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今其紕漏遂傳於世云

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  
紀歲歲則自有闕逢以下十名為干因敦以下十二名  
為支後人遂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  
者史記歷書闕逢攝提格大初元年云資治通鑑周  
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因敦云皆古法也自經  
學日衰人趨簡便子曰觚不觚此之謂也以甲子名

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  
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  
如己亥格庚戌制皆日也至宋而始有亂其名者

如稱登極之年當曰洪武元年不當曰洪武戊申稱靖  
難兵入金川門之年在少帝時當曰建文四年在成祖  
時則當曰洪武三十五年不當曰建文壬午 太祖實  
錄自吳元年以前並書干支不合法太祖當時實奉小  
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攷之史記高帝之初不  
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  
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尙是

元之天下書至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  
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元一時發之于言或參互而  
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于沙隨  
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是  
也又有紀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  
姬訾之日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丑也是  
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論史重書日例

春秋桓公十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

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論史家追紀日月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于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又攷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八萊萊其公浮桑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公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及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

名之曰元皆是追紀

論史家日月有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日月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日月所拘之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論以干支爲年號

昔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暹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耳近儒不曉遂謂以此二字立號然則將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其謬甚矣

論年號地名必全書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以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慶厯者此承宋人之失也



地名亦必全用如宛大上江之類亦爲不通大地名摘用二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犍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磬于青雲是恆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蓋始此時

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人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自尙書春秋而後之爲史者莫能改也亦有不盡然者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此不月而日也專諸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此不年而月也所以然者已見于吳楚二世家故也楚辭攝提貞

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註曰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論史家書郡縣同名之例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等字以爲別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後人知此者罕矣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甯國之類

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

論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巳

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紛錯乃拗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之于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至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後人不察而謂革除建文之號非也且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  
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  
義甯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  
作亂上崩于溫室案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  
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  
于煬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  
未害

日分十二時之始

杜氏左傳註云夜半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  
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  
者午也晡時者未也日昃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  
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時始見于此

救文格論終

書